



不要和陌生人说话

 影视同期声·小说系列

姜伟 薛晓路 张静 著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江苏文艺出版社



670786



不要和陌生人说话



影视同期声·小说系列



姜伟 薛晓路 张静 著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江苏文艺出版社

中南大学图书馆



C0473567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不要和陌生人说话/姜伟,薛晓路,张静著. —南京:
江苏文艺出版社,2001.9

ISBN 7-5399-1671-0

I. 不... II. ①姜... ②薛... ③张...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60368 号

书 名 不要和陌生人说话
作 者 姜 伟 薛晓路 张 静
责任编辑 卞宁坚 周 琳
责任校对 雅 文
责任监制 赵光明 胡小河
出版发行 江苏文艺出版社
印 刷 南京京新印刷厂
经 销 江苏省新华书店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 张 10.375
字 数 22 万
版 次 2001 年 9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10,200 册
标准书号 ISBN 7-5399-1671-0/I·1572
定 价 18.00 元

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第一章

一

沉浸于黄昏时分的春日阳光是绚丽的。

此时站在高原上，忽然举手想梳理一下头发，手就触摸到了天际正在飘飞的温柔云彩。极目四顾，天边近得只需一迈腿，就到了。旷野无垠，似乎能够映衬出人的伟岸与博大，而不是渺小与无助。听着风语鸟鸣，躺在地上，仰望着时间的变幻。

白天，

黑夜。

黑夜，

白天。

生活单纯而洁白，就像新鲜牛奶。

可新鲜的牛奶中，避免不了的是落进一只刚从蛆壳里衍化而来的苍蝇。

无限好的夕阳，同样照在这样一排遒劲的字体上：

新疆流马河监狱

监狱笨重地把开阔的视野阻挡了，切割了。

它是一座毫无想象力的建筑，可不管从哪个角度去看它，都

觉得实用。一堵堵高墙挡在人的面前，能把人逼得透不过气来；高墙上面严密地围着一道电网，远远就能听到电流在铁丝网中警惕移动的声音，那种节奏不亚于一位训练有素的音乐学院的学生，正在弹奏着海顿的《玩具交响曲》(Toy Symphony)的前半乐章。恰恰相反的是电网上发出的颤音，是死亡的召唤；突出高墙和电网的是围墙对角四个规则的岗楼，从它笔直的身姿上就可以猜测到，它醒着，而且无法预测它何时能有睡眠。高墙、电网、岗楼，谁也说不清楚此时是严密一体的，还是各自独立的。它们共同拥有的就是沉默，静得能听到夕阳投射到它们身上时发出的声音。

大概只有沉默是这个世界上最为神秘的姿态。

沉默能衍化一切。

沉默是可怕的。

一阵呼啸的风在极其深远的地方孕育，夹携着疯狂，向流马河监狱砸来。天空顿时被世间飞扬的尘土掩蔽了。这阵风依稀要在这里寻找着什么，它盘旋在监狱的上空，把光线和时间全部笼罩在其中。

“一二一！”

“一二一！”

“一二一二一！”

几个纵队的犯人随着口令的节拍，从生产区向集中的操场上一路小跑而来，然后在操场上呈几列横队排列着。

他们穿着监狱的号服，剪着一式的短发，肩膀或左或右地耸着，一排脑袋，有秩序地微微低含着。他们关心的就只有前面将要踏过的两步之遥，对碰撞在眉睫上的日子，失去了起码的关心。再也听不到来自他们胸腔那颗心脏扩张的欲望和剧烈的收缩，他们已经是与世无争的一个特殊群体了。在许多次企图被

打击之后，在许多次梦想破灭之后，剩下时间就如同一只只带着伤痛的不知名的昆虫，栖息在日子的边缘上。

厂区内一辆货运卡车，急速地驶向工厂大门。

司机歪戴着帽子，撇着嘴吹着口哨，驾驶台上那只玩具狗，随着卡车剧烈地震动，不住地摇晃着脑袋，司机不时地朝玩具狗瞥一下，挑逗式地朝着玩具狗吹几声柔和的抒情调子。司机手中也像是摆弄着一件庞大的玩具，随心所欲。玩具狗摇晃着脑袋，反倒是在提醒司机谨慎驾驶。一阵金属沉重摩擦的声响，缓慢地移动开工厂大门。司机皱了皱眉头，放弃了口里的哨音，唯一不变的是车的速度。

司机又开始压迫着口型，吹起只有他明白也只有他愿意听的口哨，卡车在他的口哨声中快速驶向监狱大门。

那阵呼啸的风，不知何时，离开了这里。

夜色替代了黄昏。

监狱门口的照明设备已经全部启动，当卡车进入这片灯光中时，也规矩地减慢了速度，就在监狱门口值勤武装警察举着手中的旗帜，向卡车发出“停”的指令的同时，司机关闭了卡车的引擎。

三名值勤的武装警察，走到卡车旁，作例行检查。

司机打开车门，扭动了一下身子，把那只穿着黑头大皮鞋的脚搁在驾驶室外面，欠着脑袋，凑到卡车的后视镜上，借着强烈的灯光，照看着嘴唇上稀稀疏疏的几根胡子。例行检查的一名武装警察，朝司机的脸上晃动了一下手电筒光，司机随即从驾驶室里跳了下来，走到车前，脚又搁在了车前的保险杠上，珍惜地看着脚上的黑头大皮鞋。忽然，司机发觉车前盖没有盖牢，一副不高兴的样子，像是对自己如此粗心表示生气。他猛地抬起手，重重一掌，向车前盖拍去，关牢。

正在检查的三名武装警察听到声音的刹那间，同时从不同的方向，把手电筒的光射向司机，司机抱歉地指指车前盖，笑笑，有点尴尬。

当例行检查的三名武装警察手中的手电筒光同时熄灭时，置于监狱大门的障碍栏杆缓缓地抬起、竖直。

司机一步跃进了驾驶室，在引擎发动的同时，他一手拿着会摇晃脑袋的玩具狗，伸出驾驶窗，朝值勤的武装警察摇晃了一下，算是致意。

武装警察们也笑着举手向他示意，祝他一路平安。

司机的手指在喇叭上点了一下，卡车如放出厩的马，撒欢而去，一会儿便消失在武装警察的视线中。

监狱操场上明亮的灯光中，本该早就结束的晚点名，还在继续着。

整排整排的犯人队伍中，像是隐藏着某种不安，只是谁也没有意识到已经发生了什么。

犯人队长手里拿着一本名册，对照着名单，认真地点着名。

凡被点到名的犯人，都及时发出响亮而短促的一声：“到！”

司机又吹着他畅快的口哨，悠闲地在高原的公路上急速前驶。

玩具狗大概也是为了消除长途旅行的寂寞，十分巴结地随着司机的口哨声，摇晃着脑袋。

像是有什么不正常的声音从前面传过来。

司机侧过脸，一边听着那莫名的声音，一边想着什么。不过司机没有停止他的口哨声，玩具狗也只好依旧摇晃着脑袋。

那声音越来越清晰。

司机像是明白了什么，狠狠地踩了个急刹车，随手从身边拿

了一支手电筒，跳下车来。

声音是从车前盖里面传出来的。

司机站在驾驶室旁边，迟疑了一下，然后吹着口哨走过去，口哨声显得有些烦躁。

司机一只手掀开了车前盖，一股热浪随着白色的气流从打开的车前盖下面升腾而起，司机的脑袋别在一边，回避着这股气流，口哨声仍在回响；司机另一只手中那支手电筒对准车前盖中照去。他突然觉得手电筒被一股力量牢牢地拽过去，司机不解地转过头来，想凑近看个究竟。骤然间，一股更强大的力量打击在他凑前去的额头上，司机的身体猛地翻倒在地，后脑正好撞击在一块被遗弃的石头上，口哨声在司机倒地的那一瞬间，仓皇地消失在夜色之中。

还在冒着的热气中，一个人站立了起来。

他赤裸着上半身，一块块凸起的肌肉上，明显地烙出了大小不均匀的水泡，满是油污的裤子上，冒着缕缕黑烟。他弯着身子，从热气中摸出一根铁棍，用闽南话朝着卡车的车盖恶狠狠地骂了一句，然后光着脚走向倒地的司机。

司机惊恐地睁着双眼，一动不动地看着。

这人蹲下身来，伸手在司机的脸上拍打了几下，笑笑。接着，他像是怕惊动躺在地上的司机一般，小心翼翼地脱下司机脚上那双黑头大皮鞋，穿在自己的脚上，站起来，走了几步，再回过去，看看司机，觉得还要做些什么。他把地上的那根铁棍捡起来，在司机的胸前比划了一阵，然后对准司机心脏部位，认真地插了下去，他脸上的肌肉抽搐而变了形，似乎在替代司机承受着折磨。

在经过车前时，他的手使劲地拍了一下打开的盖子。

盖子发出破裂的声音，颤抖了一会儿，便再也没有了声响。

他已经坐在驾驶室里，启动了卡车的引擎。在卡车将要离开这里时，他把那只依旧摇晃着脑袋的玩具狗扔了出去，正好落在司机的身边。

玩具狗的脑袋摇晃得更厉害了。

血从插在司机心脏部位的那根铁棍周围渗出来，司机的眼睛还是睁得大大的，司机对已经发生的一切满不在乎，司机的嘴型依然保持着吹口哨的样子，只是那哨声早就远离他而去。

卡车以正常的速度稳健地行驶在新疆高原的公路上。

二

“高兵。”

监狱的操场上，犯人队伍的点名差不多接近尾声了。

偏偏在犯人队长大声地点到“高兵”时，没有像在这之前，有个声音急速地应答回来。现在队长点名的声音像是一块石头砸在一堆海绵上，声音被切割了。而这样切割声音的方法，是监狱中最不能容忍的。

“高兵！”

依旧没有应答，队长的声音中充满了不快。

“高兵！”

第三次从队长的口中喊出“高兵”时，声音已经变得疑惑而颤抖了。

队列中出现了骚动不安。

倒数第二排的倒数第一个与倒数第三个之间，空荡荡的。

风夹带着夜色在这个空缺的位置里肆无忌惮地穿来穿去。

狱警踏着沉重的步伐向后排走去。

犯人队伍中又恢复了平静，每个人脸上显现出木然的表情。探照灯把流马河监狱的上空照耀得比白天还清晰。

警报声无休无止地拖着厚重的声音，从监狱内的每个角落，一直跃出高墙、电网，向监狱外的四周毫无节制地延伸过去。其间，夹杂着警犬一阵阵零星的吠声。

车间、宿舍、食堂，高墙电网内的每一处，同时展开了搜查。

几个狱警来到监狱的医务室门前，打着手电筒照了照医务室门上挂着的那把锁，正要离开时，一位狱警发觉那把挂着的锁异常，走上前去一拧，锁并没有锁上。狱警如临大敌地迅速后撤，赶紧拔出挂在腰间的高压电警棍，其余的狱警也毫不含糊地握着警棍。

那位狱警大声地朝着医务室喊着医生的名字。

医务室里传出轻微而含糊的声音。

一位持着手枪的狱警慢慢地走上前去，当这位狱警接近医务室的门时，身子闪到一边，掩蔽在墙角，其余的狱警跟着迅速退却到墙的另一边。

那位持枪的狱警，身体紧贴着墙壁，左手托着右手腕，使手中的枪尽量保持在四十五度角，然后再次喊医生的名字，他慢慢地靠近医务室的门，猛地一踹，门咣当大开，十多支手电筒的光从不同的角度，同时照射进医务室，照在医务室的那张椅子靠背上。

不同的是，靠背后面有两条手臂被反缚着。

狱警们断定没有新的情况后，冲了进去。

医生被人用绳索五花大绑在椅子上，嘴里塞了一条擦桌子用的抹布。

狱警们把被绑着的医生解开，从医生的嘴里轻轻地抽出那条肮脏的抹布。

医生毫无表情地被狱警摆弄着。

“谁干的？”

医生对狱警的问话毫无表示。

医生的视线恐惧地落在桌子上。

桌子上是犯人的病历本。

病历本上一位推着光头的年轻犯人，揶揄地笑着。

病历本上写着两个正楷字体——高兵。

监狱的号房里面，狱警正在高兵的床铺上寻找着，像是高兵就躲在床上的某一个地方，至少能寻找到高兵的逃跑线索。床上床下找了个遍，什么线索也没有。狱警抖着床上的褥子，发现褥子上有一处补丁，撕开补丁，掉下来一本肮脏的牛皮纸封面的日记本。日记本中夹着一张洋溢着青春的英俊少年的照片，照片的背后，抄着几句顾城的诗歌：梦太深了/你没有羽毛/生命量不出死亡的深度。

狱警继续翻看着高兵的日记本。

日记本上不连贯地写着一些句子：

你是我一生的爱和恨！

我在梦里一次次和你做爱，你感觉到了吗？

我活着就是为了报复报复报复报复报复报复报复报复……

一辆闭着大灯的卡车，急速地行驶在公路上。

它早已经把流马河监狱的喧哗嘈杂扔在了很远的地方，只有自身行驶时引擎发出均匀好听的声音。

高兵的左手搭在卡车的方向盘上，右手拿着原本为那位被他杀死的司机准备的食物，送进嘴里，有滋有味地咬了一口，惬意地咀嚼着。

第二章

三

今夜的厦门，正在被香槟酒溢出的甘美泡沫滋润着。

坐在闺房中的梅湘南，看着镜子中自己娇美的面容，不由得想起那天晚上，和安嘉和一起整理着新房的情景。

安嘉和端着斟上酒的两只酒杯，走到梅湘南的面前。梅湘南甜甜地笑着接过酒杯，就在她手中的酒杯欲与安嘉和手中的酒杯碰的途中，又缩了回来，侧着脸凑过去。安嘉和眯着眼睛，在梅湘南的脸颊上亲吻了一下。这之后，两只酒杯才带着深情碰撞，发出玻璃才会有的质感声。

然后他们坐下来，整理着刚刚填写上名字的一大堆玫瑰红色的结婚请柬。

梅湘南每拿一张请柬，就凑过身去在安嘉和的脸上亲吻一下，使得安嘉和没办法整理下去，索性放下手里的请柬，把梅湘南拥入怀中，使劲地亲吻着。这间还没有来得及布置好的新房里，不时地响着两人亲吻时发出的声音。梅湘南的一只手在安嘉和的身上凌乱地抚摸着，当她的抚摸接近安嘉和的腿部时，安嘉和一把握住了梅湘南的手，梅湘南的手试图挣扎，只一下，就又退回安嘉和的背上去了。

至少今天，安嘉和还不想自己被融化。

所以在来到这里之前，他就和梅湘南约定，连说话的频率都

要节制。

梅湘南同意了，她没有觉得安嘉和这样的做法是出于保守，而是在杂乱的世界里，他们在试图遵守一种靠自己能够遵守的秩序。

“梅老师，梅老师。”

一群学生亲切地叫喊着梅湘南，从外屋走了进来，簇拥在梅湘南的身边，才把梅湘南从甜美的回想中拽了回来。这群女生枝头小鸟一般，聒噪个不停，梅湘南喜欢这样的吵闹，她一直认为这是最青春的声音，当人一过了这个年龄，就知道节制自己，就得遵守秩序。想到这，梅湘南的脸上有一丝善意的嘲笑，当然是给那天晚上的安嘉和的。

刘薇却不觉得这群女生快节奏的说话声，有什么美感和享受。

“好了，同学们，你们总不至于让梅老师来不及化妆就出阁吧？”

刘薇站在一旁无奈地对这群女生说。

“梅老师再见。”

“梅老师待会儿见。”

女生们经刘薇一提起，知趣地一个个退去，最后一个走出去的女生，顺手把门给带上了。

“你让她们闹闹就是了。”梅湘南掉转头对刘薇说。

“要听闹，等你休完婚假后，去了学校有你听的，我可不愿听。”刘薇一屁股坐在梅湘南的身边，手指狠狠地在梅湘南的脸上点了一下，“看你，整天笑得跟白痴似的，都三天了，我看你脸上的肌肉都麻木了。”

“才不呢。”梅湘南又是莞尔一笑，“等你到了这一天，恐怕连睡着了还要笑醒呢。”

“不就结婚吗？”刘薇一边说一边给梅湘南的脸上补着粉。

“现在不要嘴硬，你这个‘平胸三姨太’。”

刘薇一下子没有反应过来，愣在那儿，过了好长时间，才捶打着梅湘南的肩膀，“好你个‘梅大鼻涕’。”

她俩闹了一阵，平静了下来。

刘薇平躺在沙发上。

梅湘南看着镜子中的刘薇，问，“是谁给你起的外号？”

“我的外号多着呢？”刘薇双眼盯着天花板，很得意地说。

“我问的是这个‘平胸三姨太’。”

“就是住塑料厂宿舍的那帮坏小子。郭小燕瘦，他们就喊她‘郭半斤’；李玲玲爱尿床，他们就给她起了个‘水涨船高’，真缺德。那时候，我还小，胸当然是平的啦，缺德鬼们就喊我‘平胸三姨太’。”刘薇忿忿地从沙发上坐起来，挺了挺本来就高耸着的乳房，“现在我的胸能吓死那帮坏小子。”

“可怕。”梅湘南窃窃一笑。

“嫉妒！”刘薇冲着梅湘南大声喊道。

两人又打了一会儿嘴仗，才算安静下来。倒是外屋，不时地传进来只有喜庆日子才有的那种欢愉声，梅湘南眼睛开心地瞥一下房门，似乎看见外面屋子里，向她投来羡慕的目光。

“你那个他什么时候来接你？”刘薇让梅湘南站起身来，她后仰着身子，观看着梅湘南脸上化的妆。

“上午医院里还有一个手术等他做呢。”梅湘南随着刘薇的手势，或左或右地侧移着身子。

“那人真没劲，都什么日子了，还要做手术。”

“你才没劲呢。”梅湘南举手佯作打人状。

“好好好，有劲，有劲。”刘薇连连讨饶，“上午在医院做手术，晚上给你做手术。”

“你……”梅湘南被刘薇给气得一下子找不到话说，过了一会儿，才朝刘薇做了个怪样，“流氓。”

忽地两人感到外面那喜庆的气氛被什么冻结了。

梅湘南看看刘薇。

刘薇走上前，去拉关着的房门。

刘薇拉门的同时，两警察正好敲门。刘薇看到是警察，掉转过身去，看着梅湘南。梅湘南呢，看见两警察站在自己的闺房前，也觉得莫名其妙。警察的身后面是梅湘南母亲和一批前来自道喜的亲朋好友们惊慌的目光。

“你就是梅湘南梅老师吧？”还是警察的问话打破了尴尬的沉默。

“你们是分局嘉睦的同事吧？”梅湘南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这样问。

“嘉睦？对嘉睦的同事，我们是分局的。”一位警察机敏地回答说，“我姓秦叫秦京，这位是我的同事，叫卢敏。请问你是嘉睦的……”

“我是嘉睦的嫂子。”梅湘南刚才那点疑惑消失了，掩饰不住的是发自内心的幸福。

“嘉睦的嫂子？那也就是我们的嫂子了。”秦京拉着那位叫卢敏的警察，对梅湘南说，“嫂子，祝你新婚愉快。”

两警察恭恭敬敬地朝梅湘南鞠了一躬。

“谢谢。”梅湘南回了礼。

“嫂子，能不能单独和你说几句话？”

秦京走上一步，对梅湘南低声地说了一句。

梅湘南点点头，请两位警察走进闺房，示意刘薇回避一下。

刘薇走出去之后，梅湘南关着房门，微笑着对母亲说，“没事。”

秦京点了支香烟，忽然想起了什么，对梅湘南说，“不介意抽支烟吧。”

梅湘南拿了个烟缸递过去，看着两位警察，说，“有什么事情就说吧。”

秦京和卢敏对视了一下，秦京干咳了几声，目光在闺房里四处张望了一下，落在梅湘南看不到的地方，问，“高兵认识你？”

“高兵?!”梅湘南像是手上抓了个毒蝎似的，惊恐地抽搐着身子。

秦京转过身来，又朝卢敏看看，顿了顿，说，“高兵从新疆逃跑了。”

梅湘南跌坐在椅子上，两只手不知所措地相互捏着，一声不吭。

“监狱的警察在高兵的床上，找到一本日记，上面……上面写着一些仇恨你的话，当然……迟早高兵会被逮住的……目前，下落不明。”这次是卢敏坐在椅子上，对神情恐慌的梅湘南说着。看得出来，卢敏竭力想找些能宽慰梅湘南的话来说，可惜从梅湘南的表情变化上来看，卢敏的想法是徒劳的。

“他可能会潜回厦门，也有可能从此亡命天涯。”秦京把手里还剩的一大截香烟，掐灭在烟缸里。“若是回到厦门，他可能会报复与他案件有关的所有人，法官、警察、老师，当然、当然还有你。”

“你们为什么会让他逃跑？为什么不抓住他？”梅湘南盲目地呢喃着。

“我们会努力的。”卢敏说完这句话时，才觉得自己说了句不着边际的话。

“到了你家门口，才知道今天是你大喜的日子。”秦京背对着梅湘南，“本来我们可以改天再对你说这件事的，可我们职责所

在，还望嫂子原谅。”

卢敏跟着秦京的身后，走到房门前，把手里早就准备好的一张名片递给梅湘南，“嫂子，我们告辞了，若是有什么情况，希望你立即和我们联系。”

梅湘南木讷地站起身来，她没有伸手去接卢敏递过来的名片。

卢敏顿了顿，就把名片放在桌子上。

秦京和卢敏出去了。

当刘薇进来时，只见梅湘南孤独地站在闺房的中央，惘然若失。

“小南？”

“高兵，高兵……”梅湘南看见刘薇走进来时，像是对刘薇说，又像是自言自语。她想说出更多的话来，仿佛所有的字都被这两个字扼杀了，梅湘南只能反复不停地说着“高兵”。

“小南。”刘薇拥抱住了梅湘南，低声问，“高兵怎么了？”

“他要来找我，要来找我。”梅湘南紧紧地拥抱住刘薇，仿佛她的双臂一松开，刘薇就会消失，她又会独自孤立无援。

“他从监狱逃跑了？”

“嗯。”梅湘南再次惊恐地点了点头。

刘薇松开梅湘南，把她扶到椅子上坐下，安慰道，“他找不到你的。”

“不，他肯定会找到我的，肯定会找到我的，这么多年来，他一直不断地给我写恐吓信，像魔鬼一样地缠着我，他会找到我的，会找到我的。”

“你跟警察说了吗？”

“不，我不想说，我不想再让自己曾经被伤害的一幕搞得尽人皆知，满城风雨，我只想安静地生活。”